



上图：金刚心。  
摄影 / 林胜发

可改变的趋势。鼓棒、锯子、锅铲，再次把他们的生活和创作，真正融合在一起。

## 忘记形式 成为“人”

雨水在我的窗前“啪嗒”“啪嗒”滴着，如他们的剧作《时间之外》中《骤雨》一节的鼓点。

我曾在不同的时间听过那些鼓点。南宋词人蒋捷的《虞美人 听雨》浮现在脑际：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

刘若瑀说，这首词，还真是他们想说的意思。大自然的变化，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的敏感度。水本身，给人力量，也见证了人生的不同阶段。乐器与文字的转化，其实异曲

同工。

现在很多人在说传统代，所谓“融合”，只是摘取不同的元素拼接在一起。但在很多人看来，优生神鼓却做到了“羚羊挂角无处可寻”，呈现出饱满的元气与深刻的静谧。

在认知与技术上，如何从跨界到无界？用东方的形式（Form）加上西方的技术，加上祖先的灵魂？

“一个表演者内在的悸动才是活生生的力量，而不是美丽刻板的手势。丢下你手中的剑，忘记你曾经拥有的形式，成为一个人。”这是她在《刘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课》中的话。她解释说，我们一定不要忘了，舞台上最本质的是什么，要把人弄“适份”。表达的初衷，就不会被遮盖住了。

刘若瑀听到鼓声，总觉得很亲切，和人类的心跳声一样。鼓这种常见的乐器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。无论哪里的人，都会拿起鼓槌、或

直接动手，用鼓声表达心情。但看似简单的事情往往非常难。搬到舞台上的话，精准的节奏感必不可少。

优生神鼓的创作契机，总发生在计划之外。在中国台湾澎湖一所旧宅静坐时，如同《卧虎藏龙》里的李慕白一样，她觉得陷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。盘踞在大脑中的沉重感移走，取而代之全身心的清明状态取代。

“那天我坐着，就只是坐着，眼前出现一片光，我不知所措，我看见我，许多的我。”于是就有了后来的《勇者之剑》。勇者所持的，是一把双刃剑。因为持剑，他看到自己的懦弱。懦弱的另一面是面对生活的勇气，要他在棒起、棒落间探讨生命的起落。

“在遇到黄老师之前，我的老师就说，剧场中最重要的不是华丽的布景和灯光，而是要把人弄对。从人人手，把人弄对。”

他们的经典之作《听海之心》，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诞生的。那时候，刘若瑀怀孕了，黄志群心怀着重要当爸爸的喜悦，在山上打坐、敲鼓。“咚”“咚咚”“咚咚咚”，像雨水一样，一滴、两滴、三滴，节奏慢慢出现。小水滴，大雨到骤雨，涓涓汇成河流，流向大海的心脏。

在法国参演阿维尼翁艺术节时，当地评论说像看到阿尔卑斯的山神走向人间。我有时听到了穿林打叶声，有时听到了竹杖芒鞋，有时是吟啸且徐行。

再看她与黄志群坐在山间的照片。在雨后微冷的残迹中，有几分萧瑟。好在，他们却因为社会暂时的“不需要”，重新找到了觉醒的力量。■